

德經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及求諸已耳臣義曰聖人之言明道折理而已故其為教皆本乎性命之固然而祛其蔽也反已則得之非難知難行也惟捨近圖遠徇末失本求諸在外陷於多言汨於多事而莫得其宗故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臣義曰言宗於理得理則忘言而理為之本事君於道得道則無事而事為之本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小夫之知不離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臣義曰言之宗事之君且不知人豈吾知也知吾則知道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御注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眾有獨智之慮者見驚於民故有以少為貴者

臣義曰我道大故知者稀知者稀則我貴矣貴於道故莫之爵而常自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御注曰聖人藏於天下而不自銜帶臣義曰有道則不矜於外而退藏於密

知不知尚矣

知不知尚矣

御注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

臣義曰介然有知道之失也復乎無知其

知尚矣

不知知病矣

御注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而日趨于憂患之塗故病

臣義曰不知道而自以為知所知者事物之在外者爾以其妄見而為真知其病大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

靈

臣義曰病而不知其病其病不可治惟知其病故不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聖人素遊而恥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有真知也常若不知是以不病臣義曰聖人之不病真知也以知為病常若不知故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臣義曰民以不畏故卒陷於禍患

無狹其所居

御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而不可

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

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

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臣義曰性宅為天下之廣居日與物偽接

構崇塞而蔽於一曲居之所以狹也

無厭其所生

御注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

造而厭其所生者且晝之所為有桎亡之

矣桎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

和而無中道天者無厭其生故也

臣義曰人生於道本實一致不遷於物則

通物所造性以情動情隨物遷故氣喪神

散精虧形去而生不自保厭其所生而不

知也抱一反樸全精體神至於與道長久

可謂無厭其生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御注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臣義曰不厭其生故其生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御注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

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

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

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去取抑

可見矣

臣義曰聖人神全於己固自知也不自見

者不有己以矜人道在於我固自愛也不

自貴者物我且忘矣我何貴於物哉狹其

所居厭其所生自見自貴所謂彼也反之

所謂此也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敵則活

御注曰剛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勇

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

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

也適足以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

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敵則知所以持後

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然

之道曰柔

臣義曰能勇者失於暴故其惟殘忍而視

人如草菅故其事遽以殺持後者不輕敵

故其性仁愛而視民如傷故其事遽以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御注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

宜

臣義曰勇於殺用兵之事也勇於不取用

兵之道也道之與事或利或害察可見矣

然奇變無常故於正而有所差於拂而有

所宜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注曰呀於人者倖於天人之所利天之

所惡人孰從而知之

臣義曰勇於敢殺人之所利也天之所惡

者天之德好生故也人之所利而不知天

之所惡故曰孰知其故

之所惡故曰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注曰順天者存違天者亡雖聖人不敢

易也

臣義曰禹征三苗而聽益之贊其難如此故聖人要乎順天而不敢易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逆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臣義曰萬物之生也任其所自生萬物之殺也聽其所自殺無事於爭也萬物冒於天之覆被而受命為善勝至矣不言而善應

御注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福禍無

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臣義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善惡之應無毫釐差不善應如此

不召而自來

御注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

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臣義曰召而至者臣子之義天制萬物之命專之至也其孰能召一氣自運固非使然

坦然而善謀

御注曰德行恒易以知險

臣義曰恒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注曰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

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臣義曰天之覆物不以善惡為間廣博無際恢恢然孰知其極也禍福災祥各以類至雖遲速特未定然報應無有免者故曰不失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臣義曰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鉅錮制為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臣義曰民忘其所自愛失其全生之理俗雖弊抵法冒禁至於六親不得相保困於塗炭瘠於溝壑雖生曾不若死之為愈此死之不畏也上不以道治至於民不畏死而猶將以死懼之期底於治不亦難乎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敢

御注曰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臣義曰民知生之可樂則知死之可畏畏死則重犯法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御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

匠新是上與下同德側道而言達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周微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

臣義曰無為者君道有為者臣道君尊臣卑上下之分有常而不紊君仰成於下臣

服勤以恭上故大治也國有常刑司殺者殺苟代其殺則殺不以典非當刑也是代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注曰代斲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

之人所以責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臣義曰非其所任而任之斯失矣大匠以斧斤為用也代之必傷其手司殺以刑戮為事也代之則刑斯濫矣所以傷民也民

傷乃所自傷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御注曰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臣義曰五穀民恃之以生而賦於上也為

多故民食不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御注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臣義曰上有為為益煩則民應之益巧所以

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注曰於生大厚則欲利甚勤故僻邪修無不為已

臣義曰於生厚則求欲無已傷生而不自

愛也

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御注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

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

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

刑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帝王之極功也

臣義曰無以生為者任理之自爾非務有

為於生也蓋不有其生則其生常全形不

勞於事情不虧其全故也貴生賢於輕死

爾如生之可貴曾不知所以全生之為本

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

生之徒也

御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

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闢殺則

仲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

臣義曰柔弱道之用故為生之徒強梁者

不得其死故為死之徒死則沖和喪而反

生理故堅強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注曰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臣義曰以強為勝必有勝之者矣

木強則共

御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

而共之矣

臣義曰木強則伐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御注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此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美

臣義曰老氏以柔弱為本道術之妙在是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御注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往高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臣義曰盈損盈虛迭運迭旋皆反於極本乎自然也高者有餘者皆盈益者也故必抑必損下者不足者皆損虛也故必舉必補皆自然之理故天之道其猶張弓必斷

乎得中而復已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注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臣義曰居盈也故損有餘好謙也故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注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虛僥獨而畏高明

臣義曰處其不足而損之求為己之益畏其有餘而奉之求為己之悅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御注曰不虛僥獨而譽者與之不長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臣義曰譽者與之使無不足之累饒者損之使無過滿之災唯道為能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御注曰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已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

損得天之道

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故能以有餘奉

天下非以有餘為恃也為而不自恃功成而不處者不欲自伐自滿以見其賢爾賢

以素言也有餘者己之道以己之先覺覺後覺以己之先知覺後知其下至於輕稅薄賦散利於天下而不收於上皆所謂以

有餘奉天下唯不見賢故下不知帝力比聖人與天同德也故曰得天之道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已焉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

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臣義曰水之性隨器任形曲直方圓與之為變至柔至弱然攻彼堅強莫之能勝者以其性不易於變其體常冥於一此柔弱所以能擅其勝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注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臣義曰觀水之攻堅強則莫不知柔弱之為勝是知之所及也然莫之能行者有已

以好勝而仁不能守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

御注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

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臣義曰水幾於道故聖人體水以為德柔弱善下藏垢納汚無所不容而無善惡小

大潔汚遠適之間故可以主社稷王天下正言若反

御注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臣義曰言其受垢不祥謂之社稷主天下王斯聖人之正言也其言若反於俗蓋反俗所以為正也故曰反於物而合於道是

謂天下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御注曰復讎者不折鏃于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

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臣義曰古之善治人者使之自治非有以治之也民之情蕩於利欲而淫侈爭奪以

自恣求得其欲而已上之人設為禁令刑誅一切治之天下不得其欲怨之所由生

也大怨者民之欲亦大矣以不得所欲故謂之大怨以民之有是怨也於是又欲調

和而禁治之禮樂教化賞刑號令無所不至所以調和禁治之也而天下益有餘怨

故聖人所以執左契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御注曰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淫爭而喜之

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手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臣義曰執左契則無為而付當於自然不

從事於物任萬物之自至吾應其至與之

為合爾常任天下之責未始責於人也

故有德司契

御注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臣義曰不德之德所以司契也

無德司徹

御注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

怨之心焉茲徹也祗所以為蔽莊子曰喪己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臣義曰無得於已求徹於物蔽蒙甚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注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臣義曰和大怨不可以為善而有德司契者謂之善人天道之所與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注曰廣土眾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

於書方且易文勝之故俗而躋之淳厚之
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
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
此而已

臣義曰國小則其事易治民寡則欲易足

事易治則志術智欲易足則無巧偽然後

可以反朴復古也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御注曰一而不黨無眾至之累

臣義曰人各安其分各遂其生無朋此羣

聚之累雖器有什伯無所用之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注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

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

徙之謂歟

臣義曰知生之可樂而安其生故重死知

業之為本而樂其業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注曰山無蹊隧澤無舟粟同乎無知其
德不難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

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臣義曰安其生樂其業無事於動也雖有

舟輿無所乘無事於爭也雖有甲兵無所

陳足乎性分樂於自得者然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御注曰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臣義曰有不信有書契民復古則信於結

繩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注曰耕而食織而衣念哺而嬉鼓腹而

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

故安存生故樂

臣義曰甘其食不待滋味而甘也甘其分

而已美其服者不待華綺而美也美其衣

而已安其居則無所往而不自安樂其俗

則無所處而不自樂

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

與往來

御注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

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其之為而常自然

此之謂至德

臣義曰嗚呼為仁子子為義此民所以尚

往來也至德之世民相忘於自得之場無

欲於已無求於人相望相聞之間至老死

不相往來然則惡有微情作偽相為容悅

之弊耶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御注曰道之出口決乎其無味關百聖而

不慙歷萬世而無弊

臣義曰信言者信於道非苟人之好也不

可以投俗比世俗所以不美也

美言不信

御注曰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為首故

不足於信

臣義曰美好之言可以悅人非信於道也

故於信為不足

善者不辯

御注曰辯高體要言而當法

臣義曰善者不待辯而善自明故其言簡

約而不費

辯者不善

御注曰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臣義曰辯以求明辭費寡理故曰不善

知者不博

御注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臣義曰道一而已非博者所能知反要則

復手無知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御注曰聞見之多不知其約也莊子曰博

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

臣義曰博有溺心之累益博而益不知務

外故也聞見自外至故欲其博自知則知

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故不知其約

聖人無積

御注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

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

徂

臣義曰聖人至虛而無物何積之有以至

無供天下萬物之求也苟有積而散之則

積有時而盡矣惟其無積此聖道之所運

也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注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

寶焉而不匿

臣義曰人所不能為待我而後為者謂之

為人之所亡待我而後有者謂之與聖人

所為所與皆本乎道故於已無費於已無

之

天之遺利而不害

御注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利

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臣義曰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美利萬

物而不言所利何害之有是天之道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御注曰順而不違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

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為也而為

出于無為體天面已何爭之有茲德也而

同乎道故德經終焉

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無為而體道付

一氣之自運運萬物於自然其動也順若

水不違其靜也明若鑑不藏物未嘗慮

之如響其為出於無為者也無為則無我

無我則無物物我且忘何爭之有為而不

爭體道故也老氏明道德之意其要在乎

柔弱不爭為本故以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終焉惟得道者為能與此故於德經之終

言之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十